

百年不孤

少鸿 著

C S | 湖南文艺出版社

百年不孤

少鸿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百年不孤 / 少鸿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6. 12
ISBN 978-7-5404-7886-5

I. ①百… II. ①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311459号



BAINIANBUGU

百年不孤

少鸿 著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选题策划: 龚煌景 (龚湘海)

责任编辑: 龚煌景 (龚湘海) 杨晓澜

版式设计: 周基东工作室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鸿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1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970 mm × 680 mm 1/16

印张: 30.5

字数: 482千字

印数: 1-10,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7886-5

定价: 39.8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子曰：德不孤，必有邻。

第一章 回家开秧门

岑国仁逃离县政府回到双龙镇的那天，是民国 16 年农历四月二十二，节气小满。他带着脚夫走近镇口的时候，太阳快要下山了。从浮山县城出发，沿驿道走了四十里，他双腿已然酸软，蓝布长衫被汗水浸贴在背上。一路上他总觉有不明物在身后追赶，脚步匆忙而凌乱。看到镇子里参差排列着的黑瓦屋，双龙河边转动的水车，以及路边尚未插秧的白水田，他的心情终于舒缓下来。

路过水车时，他停下了脚步。他十二岁那年外出读书，此后每年回来三五次，不管是从驿道徒步回家，还是从水路坐船离去，水车都站在这里迎送，像个老朋友似的。支撑巨大转盘的 A 字形木架上长出了厚厚的苔藓，其间几根青翠的蕨草被高架上滴落的水珠打得摇曳不止。转盘上的竹筒不知疲倦地舀起一筒筒河水，依次倾倒进水槽里，循环往复，无穷无尽。清水顺水槽流入竹笕，再流入水渠，源源不断地灌溉着稻田，滋润了不知多少与他有关或无关的日子。从他有记忆起，水车就在这里转动了。风把水沫吹到脸上，带来点点的清凉。他似乎从水车身上获得了安定感，转身迈步时，脚步变得更为踏实。河边码头的古柳遥遥在望，吊脚楼的影子斜斜地延伸到了河水中央。沙石路面不知不觉变成了青石板，光可鉴人。街两旁的屋檐下，淡蓝色的炊烟袅袅曳出。一走入街口，他就被一片安详而宁静的气氛淹没了。

哟，大少爷回来了？

嗯，回来了！

他微笑着回应别人的招呼，拱手回礼。虽然孙文早就发布了废除老爷、

少爷等旧称谓的命令，提倡互称先生或某君，但这里的人们还顽固地守着旧礼节。小街两侧门店里的那些面孔他都半生不熟，叫不出名字，可他们都晓得他是谁。就连狗见了他都亲热地摇尾巴。街道其实很短，杂货店、木材行、豆腐坊、铁匠铺等交错分列两旁，人说牛憋一泡大尿，可从街头撒到街尾。街头与横跨青龙溪的青龙桥相连接。青龙桥是风雨桥，上桥有十来级台阶，脚夫挑着两口樟木脚箱，上台阶脚劲不够用了，他连忙拉了脚夫一把，进入桥廊后，又让脚夫放下担子歇息。桥廊两侧有供路人歇脚的橡木搁板，谓之歇亭。两人在歇亭里稍坐片刻，才又继续前行。

过了青龙桥，岑国仁沿着双龙河岸边一条缓坡往上，来到一座院门前。门额上“聚善堂”三个黑字已经退色。斑驳的院门上挂着一把牛尾锁，表明里面没有人。但他还是将门推开一条缝，朝里窥了一眼。里面是一个旱天井和一座簪子屋，是岑家的公屋，堂屋神龛上供奉着神灵菩萨与祖先灵牌，这是用来祭祖与议事的地方。每天，父亲有事没事，都会来聚善堂转转。

想起年少时被父亲按在聚善堂门槛上打屁股的情景，他不觉一笑，转身朝坡上走。百步之遥，菁华堂和厚生堂两座庭院前后错落地排列在缓坡上，高高的马头墙耸立在半空，夕阳的余晖在墙面上闪烁。三个院子被人统称岑氏三堂，都是祖上传下来的，菁华堂住着三叔公一家，厚生堂则是他的家了。他越过菁华堂，快步来到厚生堂大门前，摸摸半人高的门当，再抓住生锈的门环轻轻拍拍，推开那扇厚重的橡木门。门樘吱呀的声音惊心动魄，多年以后想起，这像是某种宣示：真正的人生之门就此正式开启了。

父亲岑励奋坐在院子里剃头，一条黑围裙遮住了瘦弱的身体。剃头匠谦恭地弯着腰，锋利的剃刀在父亲白亮的圆脑壳上游移刮削，细碎的发屑纷纷扬扬地落下。岑国仁上前鞠了一躬：爹，我回来了。

父亲瞟见脚夫，诧异地一挑眉：把行李也带回来了？

他说，我不想给县长做秘书了。

父亲语气严厉：为什么？

我不想手上沾别人的血。

噢？父亲不吱声了，过会儿又说，送你读一肚子书，就是想你在外面做事赚钱的，你回家来，能做什么呢？

他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先进屋去吧，莫亏待了脚夫师傅。父亲说。

他引脚夫上了阶基，这脚夫将脚箱挑进自己房间。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光洋给了脚夫。脚夫说话都结巴了，这……这太多了吧。他拍拍脚夫的肩，应该的，辛苦你了！脚夫喜出望外地拱拱手走了。他打开箱子，将里面的衣物拿出来放进衣柜，再把随身带的十几本书搁在竹书架上。然后，他就往厨房去。这个时候，母亲一定在厨房里忙。

娘，我回来了！他冲厨房里喊了一声，应声而出的却是妹妹国英。她抓起他的手直摇：大哥回来了！难怪我昨夜里梦见一园子青菜，娘说梦见青菜就会有亲人来的！真好真好！说着就将他拖进厨房门。母亲刘惠贞正在择菜，在围裙上擦擦手，笑眯眯地，国仁回来了，好，好，我给你打荷包蛋。他说，我又不是客，打什么荷包蛋啊！母亲说，你一年难得回来几次嘛。他说，娘，这次回来，我就不想走了。母亲稍稍一怔，马上说，不想走了就不走了，你两个弟弟都在外读书，你回家帮帮你爹，也好！国英拍着手说，不是也好，是太好了！大哥不走了太好了！他来到灶前，蹲下身子帮母亲烧火。灶膛里的火焰映红了他的脸，他的胸中有一盆温水在荡漾。

晚饭之后，岑国仁陪着父亲岑励奋坐在阶基上说话。夜色模糊了天地，三五只萤火虫飞来飞去。父亲的水烟壶咕咕作响，烟锅忽暗忽红。梔子花的暗香与烟味混杂在一起，悄然透入他的肺腑。往墙头上方望去，卧龙岭墨黑的山脊印在深蓝色的天幕上。天地如此安详静谧，但是想到莲水与双龙河交汇处那片沙洲上的斑斑血迹，他背上还是阵阵发凉。

爹，您该听说了。

嗯，杀的些什么人？

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，还有农协委员，工人纠察队，有些人还跟我同过事。

哪些人动的手？

主要是莲城开过来的熊震的军队，县警察所和清乡大队的人也参加了。县长是清乡委员会的主任，名单是他拟定的。我是他的秘书，让我写文书，不得不写。我觉得，那些人好像就是我写死的……还带我去验尸，你晓得，杀鸡我都怕看得的，看到一摊摊的血，我就晕倒了。别人把我抬到老郎中家，掐了半天人中穴，我才醒过来。老郎中说我这是晕血，我的命与血犯冲，

以后要避免见到血。

真是报应啊！岑励畚深吸一口烟说。

他明白父亲的意思。两个月前，就在同一片沙洲上，以革命的名义枪毙过十几个土豪劣绅，而行刑者正是刚刚被枪杀的这些人。而最让他不可思议的是，下达命令的竟是同一个县长。县长政治身份的转换让他掌控了生杀大权，而且，同样是以革命的名义。时代的变幻莫测令岑国仁眼花缭乱，也令他心惊胆寒。

所以，我不想干了。昨晚上写了辞职书，塞进了县长办公室的门缝里。我只能不辞而别，否则县长肯定不会应允。今天一清早，我就赶紧动身回来了。他搓着手说。

兵荒马乱的，你回来也好，避一避再说。只是，你过得惯乡下的日子么？岑励畚皱起眉头。

他相信乡下的日子过着过着就会惯的。他是这儿长大的，闻惯了家乡山水的气息。他明白父亲话语中隐含的担忧远不止于此。他回来了，少了一份薪水收入，而弟弟们仍在外读书，开销很大。母亲早已辞退佣人，家务事都自己亲手做，家中只留下一个长工，种着几亩水田，做做杂工粗活。他是老大，到了该挺起肩膀，替父母分担生活重任的时候了。

爹您放心，我会学您为人处世，以耕读为乐，不会给家里增加负担的。岑国仁嘬起嘴，吹散面前飘浮的一缕烟雾，就像吹去一缕忧虑。

泥巴萝卜揩一节吃一节，慢慢看吧。岑励畚收拾起水烟壶，站起了身子。

岑国仁晓得，抽完最后一袋烟，父亲要就寝了，早睡早起是父亲多年的习惯。他恭敬地将父亲送进正屋卧室后，才趑进东厢自己房间，点亮书桌上的一盏桐油灯，就着昏黄的灯光读了一会儿《陶靖节诗笺》，又将夹在书中当书签用的一张照片拿出来凝视。照片上是个清秀女子，白衣黑裙，明眸皓齿，嘴角稍稍扬起，冲着他微笑。他摸了摸她的脸，深深叹了一口气，重新将照片夹入书中，将书放入抽屉深处，然后，吹灯上了床。

一夜无梦，似乎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睡得这么沉，醒来之后他还不想动弹。晨光透入窗户，窗外扫把沙沙作响，令人想起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古训。推窗一看，国英操着竹扫把在扫院子，长辫子在她腰背后悠悠甩动。他赶紧穿衣洗漱，来到院子里说，国英起这么早啊。

不早了呢，太阳都快晒屁股了。国英说。

阳光果然在马头墙上闪耀了。他打算先给父亲请个安，便往正屋书房而去，国英却扬起扫把拦住他，爹正给人写对联呢，他写字时不喜欢别人打扰的，你的早饭在锅里热着，先去吃饭吧。

他便去了厨房，揭开灶上的大锅盖，取出一碗油炒饭。饭上面盖着野菡苗炒鸡蛋，香气扑鼻。有滋有味地吃完一碗饭，他掏出手帕擦擦嘴，恭敬地去了父亲书房。岑励奋正俯身欣赏自己刚写好的字，转身对他说，庾木匠开木匠铺，求几副对联，你看看，丢丑不丢丑？

岑国仁认真端详摆在地板上的两副对联：“不辞斧斤苦，好正世间材”；“观其器而知其巧，得于手以应于心”。联文甚好，笔法功力老到，即有朴拙藏锋之意味，又有山野走兔之气势。不愧为前朝秀才的手笔。

爹写得太好了！岑国仁由衷地称赞。

前几天别人送了一刀上好的宣纸，你也试写一副？过几天开秧门时要祭谷王菩萨，我想写一副贴在聚善堂门口，联也拟好了：稼穡教民垂万世，丰享有庆乐千仓。岑励奋操笔蘸墨，朝他一递。

他红了脸，连连摆手，我的字拿不出手，镇里乡亲都只认你的字。

岑励奋微笑道，总要有拿得出手的时候呢，你若丢丑，不光是丢自己的丑，也是丢我的丑，丢吾之公的丑，丢教你的先生的丑。

孩儿常年在外面，忙于应付人事，心浮气躁，难得静心习字，我一定好好练。岑国仁惭愧得汗都快下来了。

写字凭心性，有心字则成。这副字还是我来，你去帮我将废字纸烧了。岑励奋冲桌旁的字纸篓努了努嘴。

岑国仁便拿了满满一篓废纸退出门外，到厨房找了一盒洋火，出了大门，沿坡道而下。阳光的手轻轻抚摸他的脸，和煦的风鼓起了他的长衫。他来到双龙河边，吸了口水腥气，侧身一望，字纸塔静静地矗立在路旁。碧绿的河水无声流淌，义渡的划子自对岸而来，柳叶似的滑过河面。他举目远眺，不禁心旷神怡，若不是想起双龙河口沙洲上的血迹，诗兴差一点就来到了他心中。

来到字纸塔前，他摸了摸塔身上阴刻的“敬惜字纸”四个字。这座大青石砌就的六边形四层宝塔，是他的曾祖父吾之公所修，这四个字也是吾之公的手迹。葫芦状的塔尖直指蓝天，塔顶石缝里长出的狗尾巴草随风摇

摆。宝塔的第一层开着一个拱门，内腔中空，就像一个灶膛。他将字纸倒入其中，划一根洋火点燃。回想起小时候乱扔字纸，被父亲用戒尺抽打手板，他的手心掠过一道麻辣之感。

他拎起字纸篓回家，走到大门口，家里请的长工王贵祥挑着一担粪水出来。他忙让到路边，笑问，贵祥叔，忙什么呢？

王贵祥将担子摆正，以免粪桶蹭到他。辣椒树要浇点粪水了呢，大少爷回来了，好啊！

贵祥叔，您就不要叫我少爷了，如今是民国，叫我国仁吧。我跟你去菜园里看看？

好啊好啊。

岑国仁跟在王贵祥身后进了菜园。黄瓜藤爬满了竹架，瓜叶嫩绿，花儿艳黄，蜜蜂在瓜叶间飞来飞去。辣椒树还只有一拃高，两三盘枝子。王贵祥放下粪桶，抄起粪箕，将粪水仔细地浇在辣椒树的根部。浇完一块，王贵祥便又拿起锄头松土，用土将刚浇的粪水盖住。路边草上的露水很重，把岑国仁的布鞋都打湿了。他干脆脱鞋打赤脚，弯腰拔菜垅间的草。

哎呀大少爷，可使不得，会得大粪疮的！快把鞋子穿起！王贵祥脸色慌乱，冲他直摇手。

岑国仁只好擦擦脚板穿上鞋，你不也打赤脚么？

比不得噢，我这是做工打粗的脚，不比你的脚金贵娇气呢。王贵祥挥手催他，快回屋去吧，最好用石灰水泡一下脚，以防万一。

他只好穿上鞋回到屋里。他没把王贵祥的话当回事，没拿石灰水泡脚。可等到太阳西斜的时候，他的右脚掌边沿和小脚趾开始发起烫来，接着又隐约作痒。起先他忍着，后来就忍不住拿手去抓，揉，搓。可那痒越来越明显，越来越强烈，于是他抓得越来越狠。眼见得脚掌红肿发亮，肉皮也被他抓破了，流出一些透明的水汁来。但痒并没有止住，还伴有火辣辣的灼疼感。他边抓痒边发出了呻吟声。

父母和妹妹闻声而来，一齐关切地察看他的脚。王贵祥也来了，只瞟一眼，就说，大少爷你果然染了大粪疮呢！我有个偏方很灵，我给你找只气笋来。转身就到屋后的竹山里去了。所谓气笋，就是过了季节长不成竹子了自行腐烂的竹笋。不一会儿，王贵祥就挖了只气笋回来，剥掉笋壳，将腐烂的笋肉捣成泥，敷在他的脚上，再拿块布包扎好。然后，王贵祥微

闭双眼念念有词，还往他脚上喷了口水。

这偏方果真有效，到了夜里，他躺在床上时，脚上的辣痒和灼疼感就慢慢消失了。但他久久没有入睡，听着窗外的阵阵蛙鸣，他有些犯愁，乡下生活远比他想象的艰难呢。

开秧门这天是黄道吉日。岑励奋一早就起来了，郑重其事地穿上了黄袍马褂，戴上了瓜皮帽。受了父亲的感染，岑国仁穿上挺括的深灰色中山装，将唯一的一双牛皮鞋擦得锃亮，把自己的西式分头梳得顺溜笔直。母亲梳好了粑粑髻，穿上绣了边的大襟衣，戴上了银手镯。国英是月白上衣，百褶黑短裙，还用红绸带在辫梢上扎了个蝴蝶结，像个城里学生。就连王贵祥，也换了身簇新的白褂黑裤，在头上缠了条皂色帕子，腰间系条短围裙，穿了双新打的棕丝草鞋。

吃完早餐，岑励奋掸掸衣袖，踏着方步，带着全家人出了院子。王贵祥提着装祭祀品的篮子跟在岑励奋身后，一下院门口的台阶，就点燃一挂千子鞭扔在路边。鞭炮噼里啪啦炸响，腾起一片青烟，招引着周围的人向聚善堂汇齐。

开秧门是双龙镇的习俗，也是一种人们自发的活动。岑励奋一行人到达聚善堂院门口时，那里已经聚集起了一大堆人。岑励奋写的新对联已贴在了院门上。王贵祥再次点燃一挂鞭炮，人们穿过烟雾，跟随岑励奋涌进了聚善堂。乡邻们很熟悉祭祀礼仪，恭恭敬敬地站在台阶下的天井里，向堂屋里的神龛行注目礼。

堂屋是敞开式的，没有门。岑励奋在台阶上静默片刻，然后缓慢地朝神龛走去。神龛不大，只有两层龛屉，上层是祖宗的灵牌，下层摆着檀木雕刻的谷王神农氏与财神赵公元帅。两座菩萨像都是一尺来高，因为香熏烛染的缘故，都有些面目不清了。神龛上方墙壁上是一幅偌大的中堂，上书“天地君亲师”五个遒劲而稳重的大字。岑励奋跪在神龛前的蒲团上，磕了三个头，然后起身，点燃两支红蜡烛插在烛台上，再燃三炷香插在香炉里。在父亲的示意下，作为长子的岑国仁也重复了一遍父亲的动作。

谷王起驾喽！王贵祥一声大喊，又点燃一挂鞭炮。

岑励奋再次跪下叩拜三回，接着从口袋中掏出一块红绸，趋步上前，先用红绸将谷王菩萨下半截包住，然后虔诚地将它抱起，端在怀中，让菩

萨的背紧贴着自己的胸，转身出门。天井里的人们让开道，等谷王过去之后，才跟随在后面。

出了聚善堂，岑励奋上了古驿道，穿过青龙桥，来到街上。凡经过的店铺，都有伙计在门口放鞭炮，噼噼啪啪，爆竹碎屑桃花瓣一样纷纷扬扬，细细碎碎地洒落在青石板上。岑国仁低头瞟一眼，竟有些心惊肉跳——那些红碎屑有点像血斑。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他们互相招呼，笑语喧哗，好像过节一般。有心细之人背了把太师椅，挤到了岑励奋身后。更有开肉铺的曾屠户，提来两挂事先染红的猪肉，冲岑励奋点头笑笑，不声不响尾随而行。

岑励奋抱着谷王出了街口，来到水车跟前，面朝大片水田站住。那些田都已耕完耙匀，泥面平展，浅水清澈，只待插秧了。螺蛳在泥上爬，拖出道道痕迹，浓郁新鲜的泥巴味四下漫溢。太师椅放在了田塍边，岑励奋小心翼翼地把谷王菩萨放在椅子上。王贵祥在田埂上插上若干支点燃的香，挥手让挑着秧苗的几个赤脚后生入场。后生们在田埂上等距离错开，然后抓起一支支翠绿的秧把子往白水田里扔。那些秧把如同一只只绿毽子，画着弧线坠落在水田里。

水花四溅，泥香扑鼻。

秧把散布完，后生妹子们竞相脱鞋绉裤，赤脚站到田边。王贵祥脱了草鞋，将裤腿勒到了大腿根，涨红着脸看了看岑励奋，朝谷王菩萨作了个揖，冲天一声吼：托谷王的福，开秧门噢！

众多赤脚板迫不及待地跳下了田。王贵祥往泥里一站，半屈双膝，躬下身子，解开一把秧，迅速地插起秧来。后生妹子们在王贵祥左右一字排开，每人插四行秧，从田头插向田尾，边插边退，绣花一样插出四条绿色的线。插秧的手如蜻蜓点水，又似公鸡啄米，令人眼花缭乱。围观的人拍手鼓劲，大声叫好，田埂里一时人声鼎沸。岑国英耐不住了，也脱掉了鞋袜。岑国仁忙制止，国英，你穿裙子不方便下田的。岑国英推他一把，我就要试试。说着就在那些插秧人的前头下了田，抓起一把秧插了起来。看她的架势，也是插过秧了的，但是没有别人利索，特别是插下的秧苗没有别人的端正，东倒西歪的不好看。她的黑色短裙拖在泥水里了。她使出了全身力气，速度还是没有别人快。没多久，别人的四行绿线就赶上了她，与她平行了。她慌了，手忙脚乱起来，但越慌越出岔，不是手中的秧掉了，就

是插下的秧浮起来了，速度愈发地慢。很快，别人就超过了她，并故意让插下的秧行转个弯，关住了她，让她无处可退了。

哈哈，国英小姐，你还是回家绣花去吧！

在众人的嬉笑声中，岑国英红着脸上了田埂。岑励奋朝她微微一笑，也不说话。母亲刘惠贞连忙拎起她的鞋子，牵她去旁边水渠里洗脚。岑国仁忽然也来了兴趣，欲脱鞋下田，岑励奋制止了他，你就算了，各人做好各人该做的事就好。

什么是他该做的事？岑国仁一时茫然得很。

插秧的人陆续插到了田尾，一年一度的开秧门插秧比赛分出了胜负。最先上田埂的是樟树坪的李大龙，一个光头后生；第二名是王贵祥。岑励奋招手将他俩叫到面前。曾屠户赶紧将两挂红肉递给岑励奋，岑励奋便大声宣布了今年双龙镇插秧状元和榜眼的名字，然后把两挂肉转递到他们手中。俩人齐齐将肉高高举起，炫耀他们的胜利。

开秧门就此结束。岑励奋抱起谷王菩萨转身回家。刚进入街口，镇长周布新和两个随从就迎面堵住了他们。

励奋先生，你召集这么多人搞事，怎不到镇公所报备？你不晓得如今正清乡，时局紧张得很么？出了事该拿谁是问？周布新责备道。

大家都是自发而来，自古便无报备之说。开秧门祭拜谷王，祈求五谷丰登的习俗，镇长亦当熟稔在心。岑励奋不软不硬地道。

无论过去我当镇董，还是现在做镇长，你的屁股都不到镇公所坐一坐，是不是该我去拜望你啊？周布新说。

岂敢岂敢。励奋敬仰神灵，也恭敬长官，只是生性安静，耕读自娱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以免打扰镇长。不周之处，还望海涵；现谷王回驾，唯恐得罪菩萨，影响乡亲收成，改日再来镇公所讨教吧。岑励奋端着谷王微微鞠了一躬。

周布新鼻子里哼一声，转身走了。

岑励奋抱着谷王菩萨回到聚善堂，恭恭敬敬地将菩萨放回神龛，又叫拢全家人，齐齐在神龛前跪下，向祖宗和神灵们拜了三拜。然后退出门来，吩咐王贵祥，你赶紧回家去吧，趁肉还新鲜，跟你堂客崽女好好打个牙祭！

谢老爷！王贵祥锁好院门，提着那挂肉喜滋滋地走了。

这个时候，岑国仁却在回想周布新的眼神。镇长瞟了他好几眼，不知

什么意思。

砰砰，枪声从卧龙岭上传来，在镇子上空回荡。肯定是枪声，不是打猎的铳声，跟双龙河口沙洲上响的一模一样。岑国仁心里不安起来，眼皮跳个不停，莫非清乡大队的人来了？果然，晚饭后，他接到一个口信，县长请他去镇公所喝擂茶。

他头皮有些发麻，没想到县长找上门来了。去还是不去？他拿不定主意，便去向父亲请教。岑励奋却说，这是你自己的事。岑国仁脸上热痒，便心里一硬，往镇公所而去。夜色蒙眬了河谷，双龙河幽幽闪光，镇子里三五盏油灯鬼眼一样闪烁。青龙桥头有人背着枪检查过往行人。他一过去，那人就点头致意，还叫他一声岑秘书。原来是认得他的人。他胡乱应了一声，惴惴不安地过了桥，进了镇公所的小院。

县长钟世民和镇长周布新坐在八仙桌旁喝擂茶嗑瓜子，岑国仁一进门，县长就向他招手，国仁过来，坐，坐！岑国仁就在县长对面坐下。周布新斜眼瞟他，叫人上了擂茶。擂茶的原料是炒米、花生、黄豆加上生姜、茶叶，将这几样东西在擂钵里用山苍子木杵擂成泥后，再用开水冲制而成，双龙镇人常拿来待客。据说古时候马援将军西去五溪征蛮，路过此地，因不服水土，士兵病倒大半，后来喝了乡亲献上的擂茶，才得以痊愈。县长擂茶喝得痛快，脑门上冒出了热汗，便解开衣领，手指着岑国仁：你这个人啊，不告而别，你以为别得了我？

岑国仁尴尬地笑笑，是啊，还在县长的辖区内。

县长弓起指头叩着桌子，好男儿志在四方，我还以为你会跑到汉口、长沙，至少也会跑到莲城去吧，哪晓得你跑回双龙镇来了。你回来能做甚呢？种田还是做生意？还是省立二中的高才生，真是读书读到屁眼里去了。

岑国仁低声道，人各有志嘛。

县长横他一眼，屁志，燕雀哪有鸿鹄之志？你不做鸿鹄做麻雀，躲在老家屋檐下，啄几粒谷吃，那也叫志？跟你爹一样做个两耳不闻天下事，一生只见众乡亲的乡绅，享受那点小小的名望？真是天可怜见。

岑国仁慢吞吞地说，其实，主要是我见不得血。

县长瞥一眼他，我晓得你，血嘛多见几次就习惯了。你若有仇家，与仇人狭路相逢，就不会怕流血了的，譬如年初农协若是将你爹当土豪劣绅

杀了，你还会怕见他们的血么？

岑国仁无语，默默喝了口擂茶。

县长又说，你的位子还空着的，我也需要你这么个知文懂墨的人。不用你抄枪跟着我，帮我守着办公室就行。你虽生性懦弱，却也老实可靠，至少不会打我黑枪吧。从小处说，跟着我你收入丰厚，前途无量；往大处讲，国民革命到了紧要关头，总理的事业需要我们效力，忠君报国也是我们的责任。如果你愿意，就回来吧。

岑国仁说，我考虑一下。

县长挺挺腰，板起脸，不过不管你做不做我手下，有件事今天得说清楚。有一伙共产党跑到卧龙岭当土匪打游击去了，其中有你熟悉的人。清乡大队会配合军队剿灭他们。你可不能跟他们有什么瓜葛！

岑国仁点头，这个我可以保证。

镇长周布新插话说，你的保证作数不？你们岑家可是有通匪的传统噢！

岑国仁蓦地涨红了脸，胡说！

周布新道，这可不是我说的，镇里老人都晓得！

岑国仁还想反驳，县长制止了他，好了，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就不说它了，我的话，你回家好好想想吧。

岑国仁起身告辞回家。走过青龙桥，他忍不住仰望卧龙岭，只见它雄踞半空，漆黑的背脊蜿蜒起伏，宛若长龙奔腾西去。

第二章 卧龙岭上下来的人

对卧龙岭的眺望，是岑国仁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的。无论冬天积雪的岭脊，还是秋天枫叶染红的山林，都令他神往。那些绵延起伏的山梁和纵横交错的沟壑总是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灰蓝，深邃而神秘，每当雨后，就有白纱似的雾岚袅袅升起。很多次，他眺望久了，就会隐约见到一个人影，沿着林间弯来拐去的山路，跌跌撞撞地从岭上下来。

那个人是岑国仁的曾祖父，被双龙镇人尊称为吾之公的岑吾之。岑吾之的家原本不在双龙镇，而在卧龙岭另一边很远的地方。那地方叫岑家湾，比双龙镇要狭小得多。树大分权，人大分家，岑吾之十八岁那年的秋天，父亲准备给三兄弟分家，自立门户。老岑家原本也还富足，但是，家里只有一正一偏两幢屋，三一三十一，怎么也分不匀。为争正屋，老大老二在禾场里打得不可开交，你揍我一拳，我踢你一脚，然后抱在一起打滚。当他们滚到老三岑吾之脚边的时候，岑吾之一跺脚，大叫道，好了，你们莫打了！我什么都不要了，你们二一添作五吧！

岑吾之收拾好自己的行装，挑起一担箢箩就离家出走了。田里秧苗若是栽密了，是都长不好的，所以要间苗；将自己连根拔了移栽到宽敞的地方去，大家都活得好。岑吾之年轻气盛，坚信天下有更好的容身之地。刚出村口，父亲追上了他，将一条褡裢挂在他身上，褡裢里有八百枚沉甸甸的明钱。父子洒泪告别之后，岑吾之就沿着一个传说描述的地方走啊走啊，风餐露宿地走了两天，上了雪峰山的支脉卧龙岭；又沿卧龙岭的脊背往东而行，走了一天，越过老虫坳，望见了山下的双龙镇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小小水陆码头，沿驿道西去可达辰溪洪江，顺双龙河而下，即可通浮山莲城，

也可往更远处的岳州汉口，做生意的好地方呢！

但是，当岑吾之坐在一条松树根上歇息，遐想他的未来时，土匪打劫了他，将他蒙眼绑架到了一个山洞里。土匪不仅要他的钱，夺走了他的褡裢，还要他的人——逼他入伙。他腿把子和手臂上紧绷绷鼓壮壮的腱子肉让土匪也羡慕不已，他们认定他会成为一名健步如飞的绿林好汉。土匪头子马老大请他一起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他却愁不拉几地问，你们的酒和肉不是买来的吧？土匪们大笑，说你这憨坨真是有眼无珠，我们喝酒吃肉还用得着掏钱？山下的人孝敬的呢，掏钱就是做生意不是当土匪了！他不肯吃抢来的东西，宁愿在火堆里烧自己带来的篙子粑粑吃。

马老大给了岑吾之一个期限，天亮之后若还不答应，就将他扔到深不见底的山崖下去。他们睡在洞口，山风飒飒，清冷冻人。岑吾之哪睡得着呢，有人看着他，跑又跑不掉，他只好抱着双肩缩坐在地，为自己的落难发愁。哪晓得，拂晓之时，他一个无意的动作改变了命运的走向。马老大睡在他身边，翻身时被子撩开，半边身子暴露在冷风里，他随手拉过被子，替马老大盖严实了。天亮的时候，马老大叹口长气，拍拍岑吾之的肩，你这人，憨是憨，心善实诚，也罢，不为难你，我认你这个兄弟了！想走就走吧。吩咐手下将褡裢连同里头那包沉甸甸的明钱还给了岑吾之。岑吾之也较了真，你真拿我当兄弟，以后就不要到双龙镇来为难乡亲，莫搞得我没脸在这里做生意！马老大慨然答应，又蒙了他双眼，将他送回被劫时所在的松林中。岑吾之这才得以重返正途，挑着他的担子，摇摇晃晃地下了山，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双龙镇。

那时，双龙镇虽已是闻名遐迩的货物集散地，街道却才初步形成，镇子里大多是简陋的木屋，盖着杉木皮，连青瓦屋都少见，更别说砖瓦结构的院落了。岑吾之来后，租了两间当街的杉皮屋开起了豆腐坊。他做的是井水豆腐，口味好，又肯赊账，顺便还卖香干、霉豆腐、豆腐脑和豆渣，生意就越来越好。他起早摸黑，又省吃俭用，赚的也就越来越多。后来，见来双龙镇的排古佬到处借宿，有的还睡在屋檐下，岑吾之便开起了歇伙铺（客栈），吃住方便，收费便宜。再后来，岑吾之索性自己开办了木货行，冬天收购了木材，来年桃花汛来之际，请排古佬扎成木排，从双龙河放下莲水，在大淤镇汇拢连成大排之后，再漂过洞庭湖，放到汉口去。这样一来，勤劳而精明的岑吾之就赚了大钱，慢慢地发达起来了。似乎是因为他